

第一篇

战斗战役

神头之战

周希汉

在太行山上 八路军一二九师部队用频频的战斗捷报 迎来了抗战开始后的第一个春天。

当时 侵入山西的日军 一面积极攻夺晋东南城镇要地 妄图摧毁我们的根据地；一面沿邯（郸）长（治）大道长驱突进 进攻临汾 并且企图要西渡黄河 覬觎西安和陕甘宁边区。面对着敌人的进攻 在华北的国民党军队 纷纷放弃阵地 不战而逃 置人民的生命财产于万劫不复的境地而不顾。只有八路军 勇敢地向敌后进军 收复失地 拯救人民。这时为了配合晋西的我一一五师主力 钳制敌人向黄河防线的进攻 保卫陕甘宁边区 并进一步巩固太行根据地 我军在刘、邓首长的指挥下 积极作战 连连给敌人以沉重打击。1938年2月22日 我们三八六旅在井陘西南的长生口地区设伏，一举歼灭了敌荒井警备队的两个中队。接着，3月初 刘、邓首长又安排了一个更大的计划 决定派第三八五旅七六九团袭击黎城 引诱潞城的敌人来援 然后由我们旅在潞城与浊漳河畔的黎城之间设伏，给敌人以毁灭性打击。

这天 命令传下来后 大家便开始战前的各种准备工作。整个旅部一片紧张、繁忙。新的战斗即将到来的胜利 使人人心里都充满了喜悦。

然而 事情却并不那么简单。

一整天 陈赓旅长都在聚精会神地思考着。从地图上划着的各种红色、蓝色的符号中也可看出，一连串问题正使他费着苦

心。而当前首要的问题是，伏击战场设在哪里？

当时旅里刚成立了一个补充团，准备南下林县、辉县，开辟豫北根据地。我被调到补充团任参谋长。因为旅里人手不够，旅长要我等部队进入伏击地区后再去就职。

下午我把潞城敌人的情况向旅长作了汇报，根据最新的侦察报告，敌人兵力增至 3000 多人。

旅长仔细听着，等我说完了，才点了点头，缓慢地说：“唔，馒头大了，我们兵力不足，要没有个好地方，就更不好吃哇。”说罢，目光又凝视到地图上去了。

第二天中午，各团的领导干部都赶到了旅部，在磨房边一间明亮的屋子里，举行了战前的第一次准备会。陈赓旅长和王新亭政委向大家讲述了当前山西战场的形势和刘、邓首长的意图后，会议的中心很快就转到了伏击场地的选择上来。同志们围在地图前，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纷纷，十几双眼睛不约而同地集中到地图上的一个地方——神头岭。

从地图上看，神头岭确实是个好地方，那里有一条深沟，公路正从沟底通过，两边山势陡险，既便于部队隐蔽，也便于部队出击。看来，整个邯长线上，再也没有比这更理想的伏击场地了。大家议论了一阵，最后都望着陈旅长，等着他作结论。但是旅长没有马上作结论，却问道：“神头岭的地形谁看过？”

会场沉默了，大家都还没有顾上去看。

“这不是纸上谈兵吗？”旅长笑了起来。“刘师长常讲：‘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靠国民党的老地图吃饭，要饿肚子啊！我看，会暂时开到这里，先去看看地形好不好？”

于是，在派出侦察警戒小组之后，我们十几个人立刻骑上马，随同旅长离开驻地，向南驰去。旅长穿着在长生口战斗中缴获的呢子大衣，戴着皮帽子，精神饱满，神采焕发。他身体粗壮结

实 骑在大洋马上 更显得雄壮威武。可是 今天他不像平常那样爱说爱笑了，一路上总在考虑着什么 只偶而回过头来和大家研究一下沿路值得注意的地形。

到达潞河村附近后 我们下了马 隐蔽地沿公路北面的山梁西行 只见部长大道跨过浊漳河蜿蜒而来，一会儿跌落深谷，一会儿又爬上山腰穿过山坳。公路上 不时有三五辆敌人的汽车东奔西驰 扬起阵阵黄土。这一段 正如地图所表明的 有几处地形还算险要 但对于这样一个几个团兵力的伏击战来说 却远不是适合的。因此，大家都很自然地把希望寄托到神头岭上。

翻过一座山 神头岭在望了。眼前的景象 使我们大吃一惊，实际地形和地图根本是两回事，公路不在山沟里，而在山梁上！

我们仔细观察着。公路铺在几公里长的光秃秃的山梁上 山梁宽度不过一二百米 路两旁地势比公路略高 但没有任何隐蔽物 只紧贴着路边有些过去国民党军队做的工事。山梁北侧是一条大山沟，沟对面是申家山。山梁西部有个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子 那就是神头村 再往西 便是微子镇和潞城了。

显然，这样的地形是不大适合埋伏的，因为部队既不好隐蔽 也难于展开攻势 北面又是深沟 预备队运动不便 搞不好还可能使自己陷入困境。

十几个人一时都怔住了。旅长用鞭稍朝公路指了指：“怎么样 这一趟算没有白跑吧？粗枝大叶要害死人哪！”

原来的希望落空了 现在眼看这 20 多公里地段上没有什么理想的地方了 怎么办呢 同志们有的在议论着 有的忍不住骂起国民党那地图来。七七二团肖永智政委说：“差点没上国民党那地图的当！”七七一团吴政委说：“那些家伙只吃饭不办好事，打仗要靠那些地图 不打败仗才见鬼！”

旅长仍在继续观察着，好像要把那些颓败了的工事全部数

遍。过了好久才转身一挥手，呵呵笑着说：“走，回去讨论好啦！地形是死的，人是活的，想吃肉还怕找不到个杀猪的地方么？”

回到旅部时，天色已晚。吃过饭，会议继续举行。会场的气氛很热烈，有的主张在这里打，有的主张在那里打，种种分析，各有千秋。讨论了很久，还是难以得出结论。

旅长一直在仔细听着大家的发言，直到谈论告一段落，才扫视了一下会场，用宏亮而坚定的声音说：“我看这一仗还是在神头岭打好！”

“神头岭？”有人惊疑地问。

“是的，神头岭。”旅长看了看王政委说：“看问题要从全面看，不要只看一面，对不对？”王政委微笑着点了点头：“应该有辩证观点。”

会场又沉默了。看来，很多同志对这一意见，都感到有些奇怪，我也觉得有些茫然：“神头岭，怎么会是一个好伏击战场呢？”

旅长好像看出了我们的心思，离开座位走到地图前说：“不要一说伏击，就想到深沟陡崖，天底下哪有那么多深沟陡崖，没有它，仗还是要打。”接着他分析说：“一般讲，神头岭打伏击，的确不太理想，但是，现在它却正是我们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的好地方。正因为地势不险要，敌人必然麻痹，而且那些工事离公路最远的不过百余米，最近的只有 20 来米，敌人早已司空见惯。如果我们把部队隐蔽到工事里，隐蔽到敌人鼻子底下，切实伪装好，敌人是很难发现的，山梁狭窄，兵力确实不易展开，但敌人更难展开。”说到这里，旅长把手杖在两张桌子上一架，问道：“独木桥上打架，对谁有利呢？”

七七一团徐团长笑道：“我看是谁先下手谁占便宜。”对哇，只要我们做到突然、勇猛，这不利条件就只对敌人不利而对我们有利！”

谈到预备队的运动，旅长问七七二团叶成焕团长：“如果把二营二营一向以快速著称，放在申家山，能不能在40分钟内冲上公路？”叶成焕团长满有把握地说：“半个小时保证冲到，我觉得预备队运动问题不大。”

听了这些分析，我们好像从狭窄的山沟里一下走到了平原上，视野突然开阔，心里豁然亮堂了。但是，又有人问：“这样是不是有点冒险？”“那得看怎么说呀。”王政委说：“看来最危险的地方，实际却最安全，这样的事还少吗？”“打仗本来就是有几分冒险的事嘛！”旅长诙谐地说：“有的险冒不得，有的险却非冒不可。诸葛亮的空城计，不也是冒险吗？如果一点险也不敢冒，他只好当司马懿的俘虏，还有什么戏好看？”几句话，说得满屋子的人都笑了起来。

根据旅长的意见，大家又展开讨论，最后终于统一了认识。仗就在神头岭打，具体部署是七七一团在左，七七二团在右，埋伏在路北，补充团设伏于对面的斜底村一带，由七七一团抽出一支小分队向潞河村方向游击警戒，伺机炸毁浊漳河的大桥，切断两岸敌人的联系，由七七二团三营担任潞城方面的警戒，断敌退路。最后，旅长又问我潞城敌人有没有什么变化，我回答说：“还是3000多人，没有大变化。”

“3000多……我们兵力是有点不足。”旅长沉思了一会，突然扭头说：“叶成焕，你们再抽一个连出来，撤到潞城背后打游击去！”

叶成焕团长先怔了一下，接着便高兴地连连点头，笑了起来。

会一开完，我们就把战斗计划向师部报告，计划很快得到了师首长的批准。从师部来的电报中也可看出，旅长的这个决心和部署，正符合师首长的意图。

3月15日,预定的时间到了。天刚黑,部队就出发了,长长的队伍由上遥村向南,沿着山间小道,伸向漫流岭、申家山、神头村。部队经过深入动员,情绪极高,说说笑笑,热闹异常。补充团的大部分战士,几天以前都还是辽县、黎城、涉县一带的游击队员和民兵,参加这样大的战斗还是第一次,劲头更足。大清早,大家就把红缨枪磨得亮亮的,把鞋子绑扎得好好的,作好了一切准备。看到他们那精神饱满的样子,使人好像都能够听到那一颗颗兴奋而激动的心,是在怎样剧烈地跳动。

在这样的时候,作指挥员的人,心情总是又兴奋又紧张。因为战前的一切准备工作,都要接受最严酷的考验了。战争的突然性,往往使计划与现实出现很大距离,敌人会不会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行动?计划实施中还会遇到什么问题……这些都不使人担心。

但是,旅长却非常愉快和轻松,一会儿在队伍里和战士们拉呱,鼓励大家树立信心,一会儿又和王政委开玩笑,走着走着,突然喊道:“瞎子当心,下坡了!”王政委是近视眼,平时戴着高度数的眼镜看书还要凑到眼边才能看得见,听见喊声,急忙蹲下来,伸手去摸地,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唉,你这瘸子……”王政委自己也止不住笑了起来。但他也不示弱,看清是平路以后,立即连连催促:“快走,快走!”旅长腿上负过伤,有点拐,走不快,只好认输。

过河了,旅长停下脚步,伸出手杖说:“来哇,让我这瘸子来牵你这瞎子。”然后小心翼翼地把政委搀扶过河。路过申家山时,旅部的同志都留了下来,旅长则仍拄着手杖和我们一起继续前进。一出村,他就对我说:“周希汉,作战股长的任务完啦,当你的参谋长去吧!”并要我立即通知部队保持肃静,不许再说话。于是,队伍立即肃静起来,浴着下弦月的微光,悄悄地沿着山岗、峡

谷急进。

爬上神头岭后 我回到补充团向韩团长、丁政委传达了旅长的指示 团首长研究了一下 决定一营在左边 我带二营在右边，三营作预备队 并按照旅长的指示 让部队尽量向前推 逼近公路。

旅长先后在神头村里看了看，又到各团亲自督促大家进入阵地 进行伪装。

当他由七七一团来到我们阵地上时，五连的一群战士正围在一起研究如何伪装 如何保持地形本来面貌。旅长表扬了大家几句 接着说：“日本鬼子没有什么了不得 不怕他气势汹汹 只怕我们满不在乎 骄傲麻痹。”又具体指示大家不要随便动工事上的旧土，踩倒了的草一定要顺着风向扶起来。

这时一个战士突然问道：“旅长 这地方怎么好打埋伏 离路这么近，可不要给鬼子踩到头上发现了啊……”

旅长笑道：“这地方 我看是不错。只要伪装得好 敌人踩到了也不会发现。要是发现了 你们开我的斗争会好不好！”战士们都嘿嘿笑了起来。“可是 你们要好好地伪装 暴露了目标 或者打不好 吃不掉敌人 怎么办呢？”你处分我们！”“处分你们干什么？”旅长说，“暴露了目标 还当什么八路军 都回家去当老百姓算了！”

正说着 远处突然传来了一阵沉闷的轰隆声 那是担负“钓鱼”任务的七六九团对黎城的袭击开始了。随着枪声、炮声的越来越密 我们的心情也越来越紧张了。战士们加快速度 作好伪装，隐蔽了起来。

4 点半钟，一切都已就绪 旅长又一次交代我们 每一个营只许留一个团、营干部值班 在外边观察 其他人不许露面 然后才离开阵地回旅指挥所去。

我们静静地伏在工事里 等待着东方慢慢发白。黎城方面枪炮声仍在不断传来 时紧时慢 时疏时密。我暗想 这时候 也许敌人正声嘶力竭地向潞城求援呢！

天大亮了。我轻轻拨开那刚刚发绿的蒿草 向外观察 四周很静 看不到一丝动静 神头村离我们只有一两里路 没有鸡叫，也不见炊烟。公路横躺在我们面前 由于长时间没下雨 加上敌人运输部队往来频繁 路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很厚的灰土。北面和我们相对的地方，是七七二团一营的阵地。

一会儿 电话铃响了 耳机里传来了旅长宏亮的声音 他问了问我们隐蔽的情况 要我们沉住气 又告诉我们 敌人来到时，一定要等七七二团先打响，我们再下手。9 点钟左右 旅长又来电话说 潞城出来了 1500 多敌人 已经过了微子镇。我高兴得赶紧告诉了营长和教导员。同时心里想 好啊 来少了不够吃 来多了一口吃不下，1500 多人 正合适。潞城有 3000 多敌人 为什么只出来 1500 呢？原来正是我们派出去打游击的那个连发挥了作用 他们在潞城背后乒乒乓乓一打 敌人害怕我们乘虚攻城 更不敢倾巢出援了。

“准备战斗！”工事里紧张地传开了命令。又过了一会儿 敌人的队伍就在微子镇方面露头了 前面是步兵、骑兵 中间是大车队 后面又是步兵、骑兵，一拉几里长。敌人到达神头村后 突然停下来 过了很久 才出来一支 30 多个骑兵的搜索分队。

敌人发现了什么 我们正在怀疑 只见搜索队突然沿着一条放羊小道径直朝七七二团一营的阵地走去。糟了……眼看敌人一步步地接近工事 兽蹄马上就要踩到我们战士的头上了。我的心像一下子被倒提了起来 手心都被汗湿遍了……但是 我的担心多余了。正如旅长预料的 敌人只注意了远处 注意了沟对面的申家山 对于脚下那些见惯了的工事 却根本没放在眼里。看

到申家山上没动静 便继续前进了。后来的大队 随即沿公路跟上来。

原来 这是敌人十六师团下元兵团柏谷部队的精锐 敌人满以为这样大的部队行动 我们根本不敢惹 因此又带上了一〇八师团屈尾部队的的一个辎重队 妄想救援黎城 护送车队 ,一举两得。

部队大摇大摆来到了我们面前 步兵、骑兵过来了 大车队过来了 后卫也跟着也进了我们的伏击圈 于是七七二团指挥所发出了攻击的信号。弹指间 这平静的山梁 好像变成了一座火山 ,成百成千的手榴弹蓦地在日军脚下齐声炸裂 横飞的弹片 闪闪的火光 连同那混腾的硝烟与黄土 汇成了一条愤怒的火龙 ,一下把长长的日军队伍和公路都吞没了。

“冲呀!”“杀呀!”没等再下命令 战士们便从工事里、菜棵里 飞奔出来 冲进敌群 用刺刀、大刀、长矛奋勇杀敌。我们补充团除一、四连装备较好外 其他连队都还是清一色红缨枪。在这“独木桥”上短兵相接的战斗中 被日军称为“长剑”的红缨枪显出了它特有的威力 长长的公路上 只见到到处是白光闪闪 红缨翻舞。许多日军还没有辨清方向就被打死 剩下的企图顽抗 但在这狭窄的地形上 根本排不成个战斗队形。既没有地形地物可利用,火力又无法发挥,只得在路上来回奔跑。

但是 这些被围攻的日本兵虽然到了绝望的地步 还要作垂死挣扎。有的滚进了山沟 有的爬在死马后边朝我们射击 有的则端起刺刀和我们肉搏。许多地方展开了激烈的搏杀。七七二团八连长邓世松胸部负重伤 在临死前的一刹那 仍挥着手榴弹指示战士向敌人冲杀。一营一个战士负伤四处 用毛巾扎住伤口后 又一口气刺死了三个敌人 当他停止呼吸时 手里的刺刀还深深地插在鬼子的肚子里。司号员杜旺保抱着个大石头冲上公

路 把一个日军砸得脑浆迸裂。炊事员老蔡也用扁担劈死了一个敌人 夺得了一支三八枪。补充团的许多战士 用红缨枪甚至用石头缴来敌人三八式步枪。有的还履行了对因病不能参加作战的新战友所许下的诺言，给捎了一支枪。

正杀得难解难分，一阵喊杀声从天而降 这是在申家山的七七二团二营冲上来了。这支生力军的到来 马上使战斗局面起了变化 中段的敌人完全失去了战斗力 除少数窜向东面的张庄和西面的神头村方向外，绝大部分都成了我们的刀下鬼。

谁知 就在这个时候 出现了一个意外的情况 残余的敌人集中到了东西两头。东头的敌人是插翅也难逃的 因为七七二团早防备了这一手 战斗一开始 即炸毁了河上的大桥。但西头的 300 多敌人乘隙占领了神头村，企图依据房屋、窑洞固守待援，伺机接引东头的敌人一起向潞城逃跑。显然 让敌人在村子里一站稳脚 就等于让敌人占领“桥头堡”形势将对我们极为不利。现在 战斗能否取得全胜 完全系在对这个不满 10 户人家的神头村的争夺战上了 二营营长和教导员急得直跺脚 连问我：“怎么办？怎么办？”我喊到：“向村里冲！”部队刚要运动 村里枪声大作 只见日军们乱得像一窝蜂 稀里哗啦逃了出来 同志们高兴得大喊大叫。“老大哥干得好啊！干得好啊！”

这是怎么回事呢？

当日军冲进神头村时 旅长刚好从申家山下来 到了七七二团指挥所。旅长问道：“村边是哪个排？”七连一排。叶成焕团长回答。

“是蒲达义那个排吗？”“是！”蒲达义排一贯勇猛顽强 能打胜仗 曾多次受到旅长表扬。这时旅长点了点头 突然把手杖一挥 斩钉截铁地吼道：“命令一排，不惜一切，把村子给我拿回来！”

一排没有辜负旅长的信任，出色地完成了任务，20多个人在排长蒲达义的率领下，仅以伤亡5个人的代价就把敌人赶出了村子，并用猛烈的火力打死打伤了好几十个鬼子。然而毕竟众寡悬殊，日军们一出村，马上又蜂涌上来，情况真是危急万分！幸好，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叶成焕团长亲自率八连赶到了村里，巩固了阵地。

敌人还不甘心，又连续组织反扑，机枪、步枪、小炮集中向村里扫射、轰击，村口展开了空前激烈的拉锯战。正在激战的时候，旅长拄着拐杖来到了神头村里，一边观察村外情况，一边挥着手杖向冲过身边的战士们喊：“快上，给我把敌人赶到山梁上去！”正喊着，一颗炮弹在附近轰然炸裂，一间小草屋立即熊熊地燃烧起来，旅长的手杖被爆炸的气浪震落，飞出去很远。警卫员急得大喊：“旅长，这里很危险！”旅长抖了抖身上的泥土，取下眼镜一边擦着一边说：“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快上去告诉大家，决不能再让敌人占一个窑洞、一栋房子！”旅长到了村里的消息，立刻在部队中传开了。正在前沿的叶成焕团长担心旅长的安全，急得满头大汗，但此刻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把敌人重新逼上“独木桥”，彻底消灭！他把盒子枪一举，大喊一声：“消灭敌人，冲啊！”便冲了出去，战士们立即大喊着，不顾一切地冲向敌人。我们补充团的干部战士也好像增添了千百倍的勇气与力量，振臂一呼，便疾风般向敌人冲去，几面一夹，如雷霆万钧，残余的敌人完全失去了抵抗的能力，很快就全部被消灭了。

枪声停息了，公路上滚满了日军的尸体，厚厚的灰土几乎都成了血的泥浆。这一仗打得敌人很痛，半个月后在响堂铺战斗缴获敌人的大批文件里，敌人提起神头战斗，无不余悸犹存，谈虎色变。当时看到那些野兽们最后遭到了应得的下场，真感到痛快、过瘾。可是，我们的心情却依然平静不下来，旅长怎么样了

呢？我和团长、政委急忙朝村里赶去。

走到村口 只见旅长穿着灰棉衣 敞开着胸 正笑容满面地和叶成焕团长站在那里 老远就向我们喊：“补充团，干得不错呀！”

“旅长……”说不来是欣慰还是敬意 这时候一见到旅长 我们都不由从心里涌起了一股强烈的感情。我们把战斗情况作了汇报 又把两架崭新的折迭镜箱照像机送到他面前说：“这也是刚才缴的。”

“啊 照像机 这是武器呀！”旅长接过照像机说：“用敌人送来的机子 我们可以拍些照片 给报社、杂志发表 让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知道，这就是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下场！”他看见机子里有胶片 便打开机匣 对准狼籍满地的膏药旗和横七竖八的日军尸体 连拍了好几张 正好这时旁边的一个小土堆上一个战士正踩在一面膏药旗上 向东瞭望 旅长喊到：“别动 别动 给你照像呀！”

战士转过身来 腼腆地笑了笑 立即把红缨枪和刚刚缴获的乌亮的三八枪朝跟前一收 胸脯一挺 昂然远望 让旅长拍照。收进镜头的场景 正是整个战场的写照 在他后面 起伏的群山 绵延无尽 结成千屏万嶂 在他前面 则是蜿蜒的邞长大道 公路上被打得起火的军用物资和大车 残烟缕缕 余烬未灭 远处 七七一团那边 枪声还在疏疏落落地响着 残余的敌人看来还在作垂死挣扎。但是 现在神头村一被我们夺回 这边的敌人一被消灭，东头的敌人就是个个都长出三头六臂，也别想逃脱灭亡的命运了。

照完相 旅长问我们伤亡大不大 我们说不大。我估计他一定又要向我们交待新任务了。因为平时 他总是在一件工作还在进行的时候，就考虑到了下一步怎么办了。

果然 旅长接着说：“伤亡不大 就不要休整了 为了争取时间 你们马上按预定计划出发 好不好！”

“好 马上出发！”团长、政委和我齐声回答。

我们立刻集合整理了一下部队 离开了战场。这时已经是黄昏的时候 旅长站在村口送我们 频频嘱咐我们说：“打了这一仗 我们在太行山上 脚根就扎得更稳了。但是不能只在山上为‘王’根据地必须不断扩大 发展 豫北 必须很快开辟出来 而开辟的关键 则在群众 没有群众 我们就会像没有根树一样，就不能开花结果 所以一定要放手发动群众。”

我们牢记这个教导，踏上了南下的征途。

回头看 旅长还站在那个土包上 那魁伟的身影在群山和夕阳的映衬下 显得更加高大了。

选自《我们在太行山上》

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军民 的反九路围攻之战

王雷平

(一)

1938年2月中旬，日军为配合其津浦作战，并伺机进攻潼关、西安和陕北，集中5万重兵，分别从平汉、同蒲、道清等铁路线向晋南、晋西大举进犯。驻在山西的国民党10万大军在日军的进攻下，望风披靡，不战而逃。因此，各路日军所向无阻。到3月上旬，敌先后侵占东阳关、长治、晋城、临汾、风陵渡、汾阳、离石等重要城镇，打通了邯鄲、长冶大道和南同蒲路，进入晋东南和吕梁山区，并向黄河各渡口进犯，直接威胁着潼关、西安和陕甘宁边区。

为钳制向晋南和黄河防线进攻的日军，从后面和侧面打击深入的敌人，八路军一二九师奉总部命令，将分散活动的各主力兵团适当集中，首先向正太铁路东段井陘地区的敌人进击。2月22日，七六九团一部和三八六旅七七一团、七七二团包围旧关村，设伏长生口，一举歼灭由井陘出援的敌人130余人，击毁汽车5辆，缴获迫击炮3门、步枪50余枝。旋即挥戈南下，打击和削弱侵入晋东南和占领长治的敌人，又取得了神头岭伏击战和响堂铺伏击战两大胜仗。

3月16日，八路军七六九团一部攻入黎城，三八六旅主力

则在黎城与潞城间的神头岭设伏，歼灭潞城出援之敌一〇八师团屈尾部队和第十六师团林青部队共 1500 余人，缴获长短枪 550 余枝，击毙与缴获骡马 600 余匹。此役被敌人称之为“典型的游击战”。3 月的最后一天，一二九师又在东阳关与涉县之间的响堂铺地区设伏，使敌人尝到了一个“更加典型的游击战”的苦头。在徐向前副师长的亲自指挥下，集中 3 个主力团，将敌由黎城经东阳关开来的 180 辆汽车全部焚毁，歼灭敌掩护部队和增援部队 400 余人，缴获迫击炮 4 门、长短枪 130 余枝。

八路军在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三战三捷的胜利，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破坏了日军的后方补给线，也同一一五师主力在晋西的蒲县、大宁地区，一二〇师在晋西北的神池、五寨、保德、偏关地区以及国民党军队在津浦路上的作战相互策应，钳制了敌人，有力地配合了黄河西岸和南岸的防御作战。

与此同时，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人民在地方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也普遍强化了自卫队和游击队。他们与主力部队协同动作，袭扰敌人，破坏敌人的交通要道和通讯联络，搅得敌人的据点顾此失彼，昼夜不安。日军愈来愈深切地感到晋东南敌后抗日军民对其后方的威胁巨大，表现出极大的不安。当时一些日军下层官兵进入太行山区作战之后，在家信和日记中流露出对抗日游击战所表现出的苦恼和恐慌。

驻防长治的日军武腾部队（迫击炮大队）一个士兵在 3 月 27 日的家信中写到：“现在潞安警备，附近之敌是朱德所率的共产军。他们利用天险施行游击战，实在难战之极，同时又长于宣传，甚至村民也反抗我们，所以在这里非时刻留神不可。”同部队一个叫清吉的日军士兵也在给家里的信中诉苦道：“向高高的山岭推上车辆，向水泄不通的敌阵中冲锋前进，整天和饥渴苦斗，要碰到中国特有的游击战，那就是前进五里（一日里合 6 华里